

荣誉院士赞辞——何巧婵女士

校董会主席先生：

资深特殊教育工作者何巧婵女士，春风化雨三十载，致力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童争取平等学习机会，维护他们的教育权益，不遗余力，令人钦佩。何女士热爱写作，校长以外，亦是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，积极推动本港儿童阅读及欣赏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。

何女士早年毕业于柏立基教育学院，其后负笈澳洲留学，获悉尼科技大学教育学士及麦觉理大学文学硕士学位。

何女士新婚不久，即随丈夫到非洲尼日利亚拉哥斯公干。这段难忘经历，驱使她决心投身特殊教育，为有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服务，珍惜每个生命。当时的非洲社会十分动荡，表面风光如画的国度，人民却过着颠沛流离、朝不保夕的生活，小孩夭折竟是寻常事，更有妇科医生因诊所遭持枪贼匪打劫，意外跌倒而流产。尽管面对困境，甚至自身难保，那些瘦弱的母亲仍甘愿为襁褓中的婴儿奉献所有。何女士在拉哥斯的所见所闻，令她不断反思生命的无常，从而更深切体会生命的可贵。

后来，何女士成为香海正觉莲社佛教普光学校的校长，服务中轻度智障儿童，与该校共度廿一个寒暑。到任初期，她即着手重建学校，令设备简陋的村校校舍变成新型学校，面积大幅扩充，学生名额亦由六十名大增至逾三百名；更重要的是，她致力推动校舍开放，令学校融入小区。多年来，何女士极力争取增建学生宿舍，照顾智障学童。计划最终得以落实，将于二零二零年年底迎来第一批受惠学生。

除了优质的学习环境，何女士亦特别关注香港特殊教育课程的改革。出任校长期间，她积极与多所特殊学校在任及退休校长成立「融通计划」，贯彻融合教育理念，让有特殊需要的学生，能与主流学校学生在同一课程架构下学习。一直以来，她不断为特殊学校学生争取教育权益。她先后于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六年，就智障学生的高中年龄限制及缺乏外籍英语教师资源两大问题，协助家长进行司法复核。两次司法复核，促使教育局为智障学生设立延长学习机制，使他们能够完成高中课程；让现时特殊学校获得与主流学校一样的外籍英语教师资源。退休后，何女士仍努力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争取持续教育、终身学习的权利，扩阔他们的出路，增加公开就业的机会，提升生活质素。

何女士至今依然密切关注香港特殊儿童及家长教育的需要，身兼多所学校的顾问、校董，以及办学团体、家长组织的义务顾问。她并担任香港教育大学特殊学习需要与融合教育中心顾问、特殊教育与辅导学系客席讲师，以及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项目顾问，推动特殊教育师资的培训。

好学不倦的何女士，自幼雅好阅读，热衷写作；中学时，已定期投稿报章杂志。子女出生后，她发现本地的儿童文学作品寥寥可数，不是翻译外国童话，便是改编早已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，因而萌生自行创作的念头，希望从小朋友的角度出发，了解子女及学生的想法。一九八七年，她出版第一本儿童文学作品，至今著作多达一百八十本。

何女士深信，借着阅读前人的故事，汲取别人的智慧，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。因此，她经常到不同学校及公共图书馆举办讲座及儿童读书会，推动阅读文化。

二零一零年开始，何女士一直担任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公共图书馆文学艺术专业顾问，亦是现任的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会长。在她的领导下，香港儿童文艺协会在二零一九年九月，举办第一届香港儿童绘本欣赏与教学研讨会。会中的论文已结集成书，为香港儿童文学教育留下重要的足印。

何女士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然而面对逆境，她百折不挠，活出了自己秉持的价值观。二十多年前，丈夫意外辞世，她强忍丧夫的锥心之痛，一方面肩负单亲之责，另一方面承担特殊学校校长之职，在生命逆流中奋进；一对子女及学校的孩子，成为她笔耕不辍、勇往直前的动力。健康亦为何女士带来极大的挑战，作为两次癌病的康复者，何女士始终热爱生命，不言败，不放弃，继续奋勇为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童争取平等教育的机会。

主席先生，何女士献身特殊教育三十年，奋力为弱势社群争取权益，退休后仍不忘推动特殊教育方面的师资训练，造福学子。为表扬何女士的贡献，本人谨代表香港教育大学，恭请 阁下颁授荣誉院士衔予何巧婵女士。

荣誉院士赞辞——罗乃萱女士，BBS，MH，JP

校董会主席先生：

家庭发展基金总干事罗乃萱女士，一向关心社会，积极发展及推广家庭教育；对年轻人的品德教育，更建树良多，备受各界肯定。罗女士对生命充满热诚，矢志从不同岗位，以多元化方式分享信仰与生命的体会，启迪心灵。

童年及少女时期的惊涛骇浪，对罗女士影响至深，为她日后决心推动家庭和谐、亲子教养及两性相处等课题播下种子。罗女士乃早产婴儿，出生时脸色青紫，气若游丝，在天主教医院护士建议下，罗女士接受领洗，打开了她与信仰之间的第一道门。

生于五口之家的罗女士，在家中排行第二，姐姐为著名钢琴家罗乃新女士。传统家庭难免重男轻女。求子心切的父母，在弟弟诞生前，总爱把罗女士装扮成男孩模样，要她束短发、打领结、穿短裤。后来，罗家终于迎来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弟弟，罗女士自感才华不如长姊，又不及弟弟受长辈喜爱，自我认同感低，坦言在家里找不到自己的价值。直到小学三年级，她一篇写满四张原稿纸的中文作文获老师贴堂表扬，才首次尝到给别人肯定、认同的滋味。甫升读培正中学不久，罗女士便在那儿遇上改变她一生的良师。当时，中文科罗晓梅老师阅毕她的周记，称许她日后可成为一位作家。五十年来，这句看似轻如鸿毛的赞美，一直萦绕心间，驱使她确立志向，成为了著作无数、广受读者欢迎的作家。

中三那年，父亲患上抑郁症，性情大变，不时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与母亲争持不下，弄致家无宁日。七十年代，股灾加深了罗父的情绪病，令父女关系更趋紧张，濒临破裂，学校因而成为罗女士唯一的避风港。除了写作，她得到体育老师的启导，让她在田径及游泳方面，尽情发挥潜能，从此建立自信。罗女士借着多元化的课外活动，稍稍放下自卑感，并深明教师与教育的重要性。

中五时，她申请到海外升学，如愿负笈加拿大蒙特利尔攻读预科，并在麦基尔大学主修数学。她在当地邂逅何志涤牧师，成为彼此的终生伴侣。

罗女士自小热爱笔耕，志愿成为一个作家，冀望借着写作，建立一道桥梁，打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不过，在家人极力反对下，她只能在大学专攻数理科。离开香港十年，在英语环境中生活，中文亦变得生疏，只好用小本子抄下喜欢的词汇和句子，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。为了实现梦想，她锲而不舍，从未言弃。

八十年代，罗女士跟随丈夫到台湾宣教，遇上一位基督教杂志的主编。在丈夫鼓励下，她毛遂自荐，终获取录，得偿所愿，从而踏上全职写作之路。一九八五年，她随丈夫回流香港，在《突破》杂志担任编辑，并于一九九二年升任总编辑。

离开突破机构后，罗女士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开展了家庭发展基金，担任总干事，致力推动家长及儿童教育，开办课程及出版亲子等课题的书籍。她亦是本港多份报章的专栏作家，不时为电视、电台主持启发儿童及关于积极人生的节目，又在脸书开设专页，与读者有更多互动接触。她并应邀回到念念不忘的母校主持亲子讲座，成为了培正中学中文写作班教师，薪火相传逾十载。同时，罗女士不断写作，发放正能量，其心理励志作品更备受推崇；近年凭《一日一点光》、《一字·心澄》、《好一个我》及《真朋十句》等书，屡获香港出版双年奖殊荣。

借着信仰，罗女士于成年后，逐渐与父母修补关系，洗擦过往不堪的伤痕。充满遗憾的童年，令她格外明白家长教育的重要性。她经常呼吁父母要认识自己的情绪；关心子女的同时，要给予自己空间，方可以身作则。比起学业成绩，她认为父母应多注重孩子品格、多与子女相处，增进感情，加强沟通。

为表扬她在家庭教育方面的贡献，罗女士于二零零五年获特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。二零零八年，她获委任为太平绅士；二零一八年，获颁授铜紫荆星章。二零二零年，罗女士更荣获女性杂志《旭茉》颁发「成功女性大奖」。

罗女士热心服务社会，参与多项公职，现为香港教育大学校长咨询小组顾问、公共图书馆咨询委员会副主席、香港教育城董事会成员，并于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、公民教育委员会，以及平等机会委员会等组织担任委员。

主席先生，罗女士在推动本港家庭教育方面贡献良多，更积极服务社会，为年轻一代谋求幸福。为表扬罗女士的贡献，本人谨代表香港教育大学，恭请 阁下颁授荣誉院士衔予罗乃萱女士。